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姻緣傳 第三十六回 沈節婦操心守志 晁孝子■股療親

凶門孽貫已將盈，轉禍為亨賴女英。廣出腴田莖族子，多將嘉穀濟蒼生。 義方開塾兒知孝，慈靜宜家妾有貞。偶爾違和聊作楚，虛空保護有神明。

人間的婦女，在那丈夫亡後，肯守不肯守，全要憑他自己的心腸。只有本人甘心守節，立志不回的，或被人逼迫，或聽人解勸，回轉了初心，還嫁了人去；再沒有本人不願守節，你那旁邊的人攔得住他。你就攔住了他的身子，也斷乎攔不住他的心腸，倒也只聽他本人自便為妙。

有那等婦人心口如一，不願守節，開口明白說道：「守節事難，與其有始無終，不若慎終於始。」明明白白沒有子女，更是不消說得。若有子女，把來交付了公婆，或是交付了伯叔，又不把他產業帶去，自己靜靜的嫁了人家；那局外旁人就有多口的，也只好說的一聲：「某家婦人見有子女，不肯守節，嫁人去了。」也再講不出別的是非。這是那樣上等的好人，雖不與夫家立甚麼氣節，也不曾敗壞了丈夫的門風。

又有一等有兒有女，家事又盡可過活，心裡極待嫁人，口裡不肯說出，定要坐一個不好的名目與人。有翁姑的，便說翁姑因兒子身故，把媳婦看做外人，凡百偏心，衣食都不照管。或有大伯小叔的，就說那妯娌怎樣難為，伯叔護了自己的妻妾，欺侮孤孀。還有那上沒了翁姑，中間又無伯叔，放著身長力大、親生被肚的兒子，體貼勤順的媳婦，只要自己嫁人，還要忍了心說那兒子忤逆，媳婦不賢，尋事討口牙。家裡嚷罵，還怕沒有憑據，拿首帕槌了頭，穿了領布衫，跪到稠人鬧市，稱說兒子合媳婦不孝，要到官府送他；圍了許多人留勸回來，一連弄上幾次，方才說道：「兒子媳婦不孝，家裡存身不住，沒奈何只得嫁人逃命求生！」捲了細軟東西，留下些狼抗物件，自己守著新夫，團圓快活；致得那兒子媳婦一世做不得人，這樣的也還要算是第二等好人。

再有那樣歪拉邪貨，心裡邊即與那打圈的豬、走草的狗、起蹶的驢馬一樣，口裡說著那王道的假言，不管甚麼丈夫的門風，與他掙一頂「綠頭巾」的封贈；又不管甚麼兒子的體面，與他蔭「忘八羔子」四個字的銜名。就與那征舒的母親一樣，又與衛靈公家的南子一般。兒子又不好管他，旁人又只管恥笑他。又比了那唐朝武太后的舊例，明目張膽的橫行；天地又扶助了他作惡，保佑他淫興不衰，長命百歲，致得兒女們真是「豆腐吊在灰窩，吹彈不得！」

這三樣是人家大老婆乾的勾當。還有那等人家姬妾，更是希奇。男子漢多有寵妾棄妻的人，難道他不曉得妻是不該棄的，妾是不應寵的？當不得那做妾的人剛剛授了這個官職，不由得做此官便會行此禮在漢子跟前虛頭奉承，假裝老實，故作勤儉，哄得那昏君老者就是狄希陳認字一般，「天上明星滴滴溜的轉」。漢子要與他耍耍，妝腔捏訣：「我身上不大自在，我又這會子怕見如此，我又怕勞了你的身體。」哄得漢子牢牢的信他是志誠老實的婦人，一些也不防閒。他卻背後踢天弄井。又是《兩世姻緣記》上說道：用那血點燒酒，哄那老垂。聽見有那嫁了人的寡婦、養了漢的女人，他偏干淫萬歪、斧剝刀披，扯了淡，信口咒罵。

昏君老者不防他燈台不照自己，卻喜他是正氣的女人；觀他恥笑別人，他後來斷不如此。敬他就是神明，信他就如金石，愛他就如珍寶，事奉他就如父母。看得那結髮正妻即是仇人寇敵，恨不得立時消化，讓了他這愛妾為王。看得那正出子女，無異冤家債主，只願死亡都盡，叫他愛妾另自生兒。都不想自己七老八十的個棺材槓子，他那身強火盛的妖精，卻是戀你那些好處？不揣自己的力量，與他枕頭上誓海盟山，訂那終身不二的迂話。這樣癡老，你百般的奉承，淳淳的叫你與他守節，他難道好說：「你這話，我是決不依的！你死了，我必要嫁人；再不然，也須養漢。」就是傻瓜呆子也斷乎說不出口，只得說道：「你且放心，這樣嫁人養漢的歪事，豈是吃人飯做出來的？我是斷乎不的。就是萬分極處，井上沒有蓋子，家中又有麻繩，寧可死了，也不做這不長進的勾當！倒只是你的大老婆不肯容我，你那兒子們問我要你遺下的東西，你死去又與我做不的主！」哭哭啼啼的不住。

有那正經的男子曉得那正妻不是這般的毒貨，兒子們不是歪人，憑他激話，不要理他；有那等沒正經的昏人，當真信以為真，與他千方百計防禦那正經的妻子，還有寫了遺囑，把他收執，日後任他所為，不許那兒子說他。他有了這個丹書鐵券，天地也是不怕的了，也不消等他甚麼日後，只要你把腿一伸，他就把翅膀一掠，他當初罵別人的那些事件，他一件件都要扮演了出來。若是家裡的老婆還在，這也還容易好處：或是叫他娘家領去，或是做主教他嫁人，他手裡的東西，也不要留下他的，與他拿了去，這就叫是「破財脫禍」。只是那沒有大老婆的人家，在那大兒子們手裡，若是那兒子們都是不顧體面的光棍，這事也又好處；只怕上面沒嫡妻，兒子們又都是戴頭識臉的人物，家中留了這等沒主管的野蜂，拿了那死昏君的亂命，真真學那武武的作為，兒子們也只好白瞪了眼睛乾看。世上又沒有甚麼綱紀風化的官員與人除害，到了官手裡，象撮弄獼猴一樣，叫他做把戲他看。這樣的事，萬分中形容不出一二分來，天下多有如此，今古亦略相同。

奉勸那有姬妾的官人：把那恩愛畢竟要留些與自己的嫡妻，把那情義留些與自己家的兒子，斷不可做得十分絕義。若有那大識見的人，約得自己要昇天的時節，打發了他們出門然後自己發駕。這是上等。其次倒先寫了遺囑與那兒子，托他好好從厚發嫁，不得留在家中作孽；後日那姬妾們果然有真心守志的，兒子們斷不是那狗彘，趕他定要嫁人；若是他作起孽來，可以執了父親的遺囑，容人措處，不許他自己零碎嫁人。所以說那嫁與不嫁只憑那本人為妙，旁人不要強他。

只因要說晁家春鶯守節故事，不覺引出這許多的話來。這春鶯原是一個裁縫的女兒，那裁縫叫是沈善樂，原是江西人，在武城成衣生理。因與武城縣官做了一套大紅劈絲員領，縣官央人十二月二十四日方從南京使了十七兩銀子連補子買得回來，要趕出來新節穿著，叫了沈裁去裁。縣官因自己心愛的衣服，親自看他下剪。

那沈裁他便沒得落去，不過下剪的時候不十分扯緊，鬆鬆的下剪罷了。但看了這般猩血紅的好尺頭，不曾一些得手，怎肯便自干休？狠命的噴了水，把熨鬥著力的熨開，定要得他些油水。但這紅劈絲只是宜做女鞋，但那女鞋極小也得三寸，連脫縫便得三寸五分。他便把那四葉身一葉大衫共足足偷了一尺七寸；二尺二寸的大袖，替他小了三寸，又共偷了尺半有零；後邊擺上，每邊替他打下二寸闊的一條；每只袖又都替他短了三寸；下狠要把熨鬥熨的長添，卻又在那大襟前面熨黃了碗大的一塊。二十六日做起，直等到二十九日晚上方才催完交進。

次日元旦，縣官拜過了牌，脫了朝服，要換了紅員領各廟行香，門子抖將開來與官穿在身上，底下的道袍長得拖出來了半截，兩隻手往外一伸，露出半截臂來，看看袖子剛得一尺九寸，兩個擺裂開了半尺，道袍全部的露出外邊。一個元辰五鼓的時候，大吉大利，把一個大爺氣得做聲不出，叫差人快拿裁縫。一面且穿了舊時的吉服，各廟裡行過了香，回到縣裡，那裁縫還不曾拿到，只得退了回衙，家中拜歲飲酒。

外面傳梆報說：「裁縫拿到。」他夫人問說：「這新年初一，為甚的拿裁縫？」縣官把那員領的事情對了夫人告訴，一面叫人取那員領進去，穿上與夫人看。大家俱笑將起來，倒把那一肚皮的氣惱笑退了八分。夫人問說：「衣服已做壞了，你拿他來卻要怎生發落？」縣官說：「且打四十板子，賠了員領，再趕他出境。」夫人說道：「新年新節，人家還要買物放生。你只當聽我個分上，不要打他，也不要趕他出境，只叫他賠這員領罷了。」縣官道：「夫人的分上倒也該聽，只是氣他不過。」夫人說道：「這樣小人，你把手略略的一抬就放他過去了，有甚麼氣他不過？」

夫人做了主張，叫人把這套員領發出與他，叫他做壞的員領比樣押著他火速賠來。家人到傳桶邊吩咐，他還有許多的分理，家人說道：「你還要強辯？適間不是夫人再三與你討饒，四十個大板，趕逐你出境哩！你還不快些賠來，定要惹打！」他拿了這套做壞的員領走到家中，也過不出甚麼好年，低了頭納悶。

他想出一個法來：恩縣有一位鄉宦，姓公，名亮，號雙寰，兵部車駕司員外，養病在家，身長剛得三尺，短短的兩根手臂。這

沈裁原也曾答應過他，記得他是正月初七日生日。他把員領底下爽利截短了一尺有零，從新做過，照了公鄉宦的身材，做了一套齊整吉服，又尋一副上好的白鵬金補綴在上面，又辦了幾樣食品，趕初七早晨，走到公家門上，說：「聞得公爺有起官的喜信，特地做了一套吉服，特來駕壽，兼報升官。」

門上人傳了進去。這公鄉宦原是宦情極濃的人，當他的生日，報他起官，又送吉服，著實的喜歡。叫那沈裁進去，他把一個紅氈包托了那套員領，看了甚是齊整，又有幾品精緻食物，喜得公鄉宦極其優待，留住了兩日，足足的送了二十兩紋銀，打發他吃飯起身。

他卻不往家來，拿了這銀子竟上臨清要買南京紅劈絲賠那縣官的員領。走到段店，看中了表裡兩匹，講定了十六兩銀；往袖中取銀包，那裡有甚銀子！從道袍一條大縫直透著肉的布衫，方知是過浮橋的時節被人割了縲去，只落得叫了一聲「好苦」！紅段也不曾買成，當掉了那穿的道袍，做了路資，就如那無文用賠了人銀子回去的一般。

差人又正來催逼。幸得縣官上東昌臨清與府道拜節事忙，夫人又時時的解勸。差人因是熟識的裁縫，也還不十分作踐。兩口子算計把這一股財帛沒了，還那裡再有這股總財賠得起這套員領？若是拷打一頓，免了這賠，倒也把命去罷挨了。但拷打了依舊又賠，這卻再有甚麼方法？

正苦沒處理會，恰好一個人拿了一隻天鵝絨皮，插了草走過。他叫到跟前，看那個皮又大又有絨頭，夠做兩個帽套的材料，講做了四錢銀子買了，又到段鋪裡面買了幾尺鏡面白綾，喚了一個毛毛匠做了兩頂極冠冕的帽套。他想到那鄉宦胡翰林冬間故了，有兩個公子甚不曉得世務，每日戴那貂鼠帽套慣的，這丁憂怎好戴得？春初又甚寒冷。他倚了平日的主顧，甜言蜜語，送這兩頂天鵝絨帽套與他。那兩位胡公子戴慣了帽套，偏又春寒得異樣，一個做了個白布面白綾裡的幅巾，一個做了個表裡布的圍領脖。正苦那不齊整，一見了這雪白厚毛的暖耳，喜不自勝，每人五兩銀奉酬，酒飯還是分外。

他有了些物，也解了一半愁煩；但此外便再沒有一些方法。差人漸漸的催促緊將上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把自己一個十一歲的女兒喜姐賣了完官。叫了媒婆老魏老鄒領到人家去賣，足足要銀七兩。領了幾家，出到四兩的便是上等的足數，再也不添上去。適值晁夫人要買個使女隨任，晁夫人看得中意，先出四兩，添到五兩，媒錢在外。講允肯了，媒婆叫他父母收銀立約。

臨別的時節，母子扯了痛哭，不肯分離。他母親囑付道：「你既賣在人家，比不得在自己爹娘手裡，務要聽奶奶指使；若不聽教道，要打要罵，做娘的便管你不著！梳頭洗面，務要學好。第一不要偷餓抹嘴，第二不要鬆放了腳。你若聽說聽道，我常來看你；如你不肯爭氣，我也只當舍你一般。」真是哭得千人墮淚！連那晁夫人也眼淚汪汪，問說：「你等難捨難離，年成又不是甚麼不好，有甚急事賣他？」

這裁縫婆子不說自己老公可惡，只說：「與縣官做了一套員領，縣官性子喬，嫌員領做得不好，立了限要賠，得銀十六兩才夠。恩縣鄉宦公爺濟助了二十兩，拿到臨清去買段子，浮橋上被人割了。昨日又蒙胡爺家二位相公助了十兩，還少一半，沒奈何，只得賣了孩子賠了他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既是胡相公助了十兩，難道那做壞的員領賣不出一半錢來？何須賣這孩子？」他說：「那做的員領又不發出，分外還要另賠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酷刻這窮漢的東西，叫人賣兒賣女的！你有了十兩，又是這賣孩子的五兩，這才十五兩了。你說得十六兩才夠，別的呢？」沈裁婆子道：「有了這個，還要得二兩才夠攪纏的。昨臨清請住的一套大紅雲劈就是十六兩，這來往的盤纏擺紗補子二兩還不夠，上下還差著二兩哩。」晁夫人說：「你這二兩往那裡攪？」他說：「到家裡看，還有幾件衣裳，幾件破爛傢伙，都損折了添上。」

晁夫人甚是慘傷，叫他吃飯。臨去，晁夫人說：「也罷，我再給你二兩銀，完成了這件事罷，省得你又別處騰挪。」那婦人千恩萬謝，與晁夫人念佛不罷。晁夫人又道：「你放心自去，我不是作踐人家孩子的人。你得閒就來看，我也不嗔。看這孩子爽爽利利的，一定也不溺牀，我另給他做被子蓋。」

那婦人拿了銀子去了。晁夫人摩弄著他，哄他吃飯，又給他果子吃，黑夜叫他在炕腳頭睡，叫他起來溺尿。繫括的紅絹夾襖，綠絹裙子，家常的綠布小棉襖，青布棉褲，綽藍布棉背心子，青布棉■翁鞋，青綢子腦搭，打扮的好不乾淨！又不叫做甚麼大活。帶到華亭，又到通州；回到家長了一十六歲，越發出跳得一個好人。晁知州要收他為妾，從新又叫了他爹娘來到，與了他十二兩財禮。做了樁新的衣服，打了首飾上頭。沈裁縫兩口子也就來往。

晁知州不在了，沈裁縫兩口子極有個叫他女兒嫁人家的意思。知道女兒有了五個月身孕，方才沒好做聲。到冬裡生了兒子，晁夫人把他女兒看得似珍寶一般，又便不好開口。意思要等他滿了晁知州的孝，再慢慢的與晁夫人講。

到了三年，晁知州將待脫服，晁夫人一來也為他生了兒子，二則又為他脫服，到正三月天氣，與春鶯做了一套石青縐紗衫、一套枝紅拱紗衫、一套水紅湖羅衫、一套玄色冰紗衫，穿了一條珠箍，打了一雙金珠珠排、一副小金七鳳、許多小金折枝花、四個金戒指、一副四兩重的銀鐲；也與小和尚做的一領栗子色偏衫、縷紗瓢帽、紅段子僧鞋、黃絹小褂子；奶子也做了衣裳；丫頭養娘，家人合家人媳婦，也都有那脫服的賞賜。

到了三年的忌日，請了真空寺智虛長老做滿孝的道場。各門的親戚，晁思才這班內外族人，沈裁的一家人，都送了脫服禮來。後晌散齋管待，完了醮事，春鶯換了色衣，打扮的嬌嬌滴滴個美人，從頭都見了禮，大家方散。

待了一月，沈裁的婆子拿了一盒櫻桃、半盒子碾轉，半盒子菉豆，來看晁夫人，再三謝前日打擾；坐了許久，與晁夫人說道：「有一件事特來與奶奶商議，也不是強定奶奶必然要做，我也不曾與喜姐說知，該與不該，只在奶奶與閨女兒兩個自己的主意。人家有那缺少兒女無米無柴的，也都還要守志。何況閨女守著奶奶這等恩養，跟前守著哥哥，住著花落天宮的房子，穿的吃的是那樣的享用，可放著那些不該守？但只是年紀太小，今年整才二十歲了，往後的日子長著哩。奶奶合他商議，他的主意看是怎麼，省得他後日抱怨娘老子。」春鶯道：「我見你端著兩個盒子來，只道你說甚麼好話，原來是說這個！你已是把我賣了兩番錢使用了，沒的你又賣第三番麼？這是三四年裡頭供備的你的肥蟲了，只怕我另嫁人去，別人家沒有似這樣供備你的！奶奶有了年紀，哥哥這們一點子，叫我嫁了人去，你這話是風是傻？」他娘說道：「你看麼！我沒說叫奶奶合你商議麼？我也沒曾逼住叫你嫁。這是做娘老子來盡你的話。你自己願意守志，沒的倒不是好？從此說定，往後就再不消提了。」晁夫人說道：「你娘也該有這一盡。他知道你心裡是怎麼？萬一你心裡不願住下，不趁著這年小合你說，倒有了年紀又遲了。你既說不嫁，這是你看長。我六七十的人了，能待幾年守著孩子？這們的大物業，你受用的日子長著哩。這不今年你二十歲了？破著我再替你當四五年家，你渾身也歷練的好了，交付給你，也叫我閒二年，自在自在。」

說話中間，小和尚拿著他奶母子的一隻鞋，飛也似的跑了來。奶子蹣著一隻腳，割蹬著趕。晁夫人說：「你是怎麼？」奶子說：「我剛在那裡纏纏腳，哥哥拿著我一隻鞋跑了來了。」小和尚拿著鞋，把手逼在脊梁後頭，撲在晁夫人懷裡，把那鞋照著他奶子一撩，說：「娘，你看俺媽媽的『運糧船』呢！」惹的一家子呱呱的大笑。又問晁夫人要了幾點子紗羅，叫他沈姐與他做「豆姑娘」，春鶯說：「我不做，我待嫁人家去哩。」小和尚又跑到晁夫人懷裡問說：「俺沈姐說他要嫁人家去哩。怎麼是嫁人家？」晁夫人說：「他嫌咱沒飯給他吃，又嗔你叫他做這個做那個的，不在咱家，另往人家去哩。」小和尚地下打滾，說：「我不要他往人家去，我去打那人家！」晁夫人說：「你起來，別要打滾。等他真個要去，我合你說，你可打那人家去。」小和尚從此以後，凡遇吃飯，就問說：「娘，給沈姐飯吃了沒有？看他又要嫁人家。」晁夫人道：「咱往後只是給他飯吃，你再休題了。這嫁人家可不是好話。」小和尚說：「這不是好話麼？」誰知他極有記性，果然從此以後就便再也不說，也就再不叫他紮媳婦、剪人兒，諸般的瑣碎。沈裁兩口子合晁夫人春鶯自此都相安無事，再也不題此事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春鶯年長三十歲。晁夫人七十四歲。小和尚長了十四歲，留了頭髮，變了個唇紅齒白的好齊整學生，讀書甚是聰明，做的文章有了五六分的光景，定了姜副使的老生女兒。

這年二月盡邊，晁夫人因雍山莊上蓋房上樑，季春江請晁夫人出去看看，原算計不兩日就回，穿的也還是棉衣。不料到了莊上，天氣暴熱起來，又沒帶得夾襖，只得脫了棉衣，光穿著兩個綿綢衫子，感冒了風寒，著實病將起來。捎信到城，春鶯叫了人合尹三嫂說了，即時鎖了門，叫晁書、晁鳳兩個媳婦子好生看著，同了尹三嫂、小和尚即刻奔出鄉去。晁夫人甚是沉重。春鶯和小和尚萬分著忙，請人調理。到了七日，發表不出汗來，只是極躁。

小和尚想道：「我聽的人說：『父母有病，醫藥治不好的，兒女們把手臂上的肉割下來熬了湯灌了下去就好。』這叫是『割股救親』。娘病得如此沉重，或者合那股湯灌下，必定就有汗出。又聽得說：『割股不可令父母知道。如知道了，更反不好。』」算計往那裡下手，又尋下了刀瘡藥並紮縛的布絹，拿了一把風快的裁刀，要到那場園裡邊一座土地廟內，那裡僻靜無人，可以動手。

走到廟前開進門去，只見地下一折帖子，拾起來看，上面寫道：「汝母不過十二日浮災，今晚三更出汗，孝子不必割股，反使母悲痛。」小和尚見了這帖，想道：「這個事是我自己心裡舉念，再沒有人知，如何有此帖在地？只怕是土地顯神，也不可。既說今夜三更出汗，不免再等這半日。」神前磕了頭，許說：「母親好了，神前掛袍，吃三年長素。」許畢，袖了刀子回家。

晁夫人越發跑躁得異常，春鶯、尹三嫂、小和尚三人不住的悲啼，一連七夜，眼也不曾得合。看看二更將盡，晁夫人躁得見神見鬼，交了三更，躁出一身冷汗，晁夫人漸漸安穩，昏昏的睡熟了去。三個著己的人輪班看守。直到次早日出醒來，想吃蜜水，呷了兩三口；停了一會，想要粥吃，又吃了一鐘米湯。一日一日，漸漸到了十二日，果然好了。又將息了幾日，恐家中沒人，扎掙著都進了城。小和尚方與母親說知土地廟顯靈，要去掛袍。晁夫人都與他置辦完備，亦即吃了素。

晁夫人待要不依他吃，他又對神前許過的，依了他吃素，心裡又甚是疼愛得緊，也甚覺難為。小和尚又取出帖子來看，止剩下一張空紙，並沒有一些字跡。晁夫人說：「你等黑了燈下看，一定有字。」果然真真的字在上面，眾人看了，甚是希奇。可見：

孝順既有天知，忤逆豈無神鑒？惡人急急回頭，莫待災來悔懺！